

小留学生 泪洒异国

孙博 著

小留学生怎样面对身心、情感上巨大的困惑？

多大的孩子适合出国镀金？

父母付出的沉重代价值得吗？

莘莘学子何去何从？

群众出版社

孙博 著

小留学生 泪洒异国

群
众
出
版
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小留学生泪洒异国/孙博著. —北京: 群众出版社,
2004. 5

ISBN 7 - 5014 - 3108 - 6

I. 小… II. 孙… III. 纪实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IV. I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3) 第 121987 号

小留学生泪洒异国

孙博 著

责任编辑/阎晓玲

封面设计/董 睿

技术设计/祝燕君

出版发行/群众出版社 电话:(010)67633344 转

社 址/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芳星园三区 15 号楼

网 址/www.qzCBS.com

信 箱/qzs@qzCBS.com

经 销/新华书店

印 刷/北京京安印刷厂

880 × 1230 毫米 32 开 9.75 印张 256 千字 插页 2

2004 年 5 月第 1 版 200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0001—6000 册

ISBN 7 - 5014 - 3108 - 6/I · 1321 定价: 16.00 元

1

孤独而幼稚的心

随风漂泊异国他乡

他们需要关怀

更渴望爱

——谨以此书献给海内外关注小留学生成长的朋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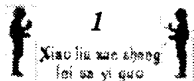


第一章

1

不同时代的人，拥有不同的梦，21 世纪初叶的中国少男少女，最酷的梦和越洋飞机沾上了边，甚至休戚相关，个个争做 IF（国际自由人）。波音 767 机舱内的这群孩子，从浦东国际机场含泪挥别亲人后，精心编织起绚丽多彩的梦，一个又一个的梦啊，翱翔于蓝天白云之中，徘徊在东西文化之间，仿如舷窗外滚滚翻腾的云海，连绵不断。即使在温哥华入境转机，他们也无心观赏室外的美景，依然做着自己的梦，一环紧扣一环，直到庞然大物急速滑向跑道，平稳地降落在加拿大东部的枫城国际机场，他们的梦境才戛然而止……

宽敞明亮的接机大厅内，挤满了人，墙上的电子时钟显示出 23:30。一群稚气未脱的孩子们三三两两地推着行李车，东张西望，跟着匆匆行走的旅客涌出来。还没出大门，他们就被迎面醒目的横幅吸引了，那上面写有“枫城学院接待处”几个中文魏碑大字，红





小留学生泪洒异国

底白字，遒劲有力。他们情不自禁地挥舞着手，摇头晃脑的，有一种战争年代好不容易找到组织的感觉。

接机人群中的一个戴着眼镜的中年妇女，撑开双肩用力地挤到前面，她和学生们招手，又指了指横幅的方向，用熟练的国语不停地重复着：“枫城学院的，先到那儿报到。”

大红横幅下陆陆续续地聚集了数十名学生，他们彼此交头接耳，大部分讲的是普通话，也有相互说广东话的。每来一个便自报家门，一位高个子老同学一一在点名簿上打红勾。眼看本次航班旅客走得差不多了，那位中年妇女迈着匆匆的步伐，走向横幅。别看她那貌不惊人的跑腿角色，她可是20世纪80年代早期的中国留美生，拿的是教育学博士，读的还是名校哥伦比亚大学，后来为了申请移民身份才来加拿大的，虽然没能在大学里觅得教职，目下是远近闻名的枫城学院国际学生部主任，也算得上专业对口了。

她微笑着环视各人，推了推鼻梁上的茶色边框眼镜，慢条斯理地说：“大家一路上辛苦了吧。我就是司徒佩珍，伊妹儿里和大家联络过，叫我司徒就好了，我代表陈德康院长来接你们……”

那边厢，人声鼎沸的大厅内，老老少少旅客围着行李传送带，搜寻着自己的大包小包。高挑而漂亮的少女白芸急得团团转，满脸通红，她下机赶着上厕所，把夏奈尔手袋忘了，留在洗手盆上，等她拿好行李想起来再去找，手袋早已不翼而飞，那里面钱倒不多，再说手袋也是从襄阳南路市场上买来的冒牌货，值不了多少钱，可最要紧的护照在里面，她哭哭啼啼地向表哥郑志文求救。

“还愣在那儿干吗？跟我走！”郑志文二话不说，马上推着行李车就走，白芸也咬着牙急速地推着车，否则，根本赶不上他那1.80米个头儿的步伐。

郑志文一路上问了两个穿制服的工作人员，都微笑着回答他的询问，并告诉他下一步该怎么走，好在他英语还能应付，沟通不成问题。一旁的白芸只能零星地听懂几个单字，第一次亲身感受到英



文的重要性。

“他们说，找到当班经理就好了。”郑志文边推车边向白芸解释。她怀着一种羡慕的目光，瞟了他一眼，然后点点头。

两人转了一大圈，最终好不容易找到了大胡子当班经理。听完郑志文的陈述，魁梧的大胡子马上安慰白芸：“不要急，相信一定会找到。请稍等片刻。”

大胡子拿着对讲机，叽叽喳喳地说了一大通。不一会儿，他脸上马上露出了一丝笑容，那胡子也跟着一起抖动微笑，他举起手说：“好消息！请跟我走。”

郑志文、白芸推着行李车，紧跟着步履匆匆的大胡子，拐弯抹角地来到一间办公室。大胡子和一个白人女子说了几句话，她扭转头就走到内间，马上手捧一个黑皮手袋走出来，微笑着对白芸说：“是这个吗？”

白芸终于见到了熟悉的夏奈尔手袋，情不自禁地咧开嘴笑起来，用英语连声说“感谢”。她马上扑上去，紧紧地抓着手袋不放，好像抓在手上的是活生生的鸽子，一不小心就会飞走，她这可爱的动作，引得大家都发出了笑声……

接待处的横幅下，高个子老同学突然插嘴，顺手把点名簿递给司徒：“司徒老师，应该是21个，还差两个，上海的。”

“喔？好像都出来了。你们等一下，我再去看看。”她拔腿就跑。

司徒三步并作两步地来到门前，用流利的英语询问黑人门卫。她和门卫伸头朝内厅探望时，正好见到一男一女推着车，远远地走过来。他俩恰似一对金童玉女，男的高高大大，一副孔子挂腰刀能文能武的模样，女的婀娜多姿。门卫露出一口洁白的牙齿，示意她进去。

她像旋风一样冲到他俩面前，瞄了一眼手上的点名簿，气喘如牛地叫起来：“你们就是白芸、郑志文吧。我是枫城学院的，大伙都在等你们。”



小留学生泪洒异国

面部轮廓分明的郑志文，瞟了一眼白云：“老师，对不起！都是她惹的祸……”

美人儿白云垂头推车，不敢吭声，一副可怜兮兮的样子，就像受到老师惩罚一样，任由郑志文道出前因后果。

“手袋找到就好啦。”司徒笑咪咪地看了一眼白云，帮她一起推车。

郑志文自言自语，发起牢骚来：“亏得加拿大人拾金不昧，真是出师不利……”

“你到底有完没完啊？比我外婆还啰嗦。”白云驻足停立，噘起嘴打断他的话，双眼瞪得大大的，活像两个电灯泡。

嗅到火药味越来越浓，司徒马上打起圆场来：“第一次出远门嘛，难免丢三拉四的，以后小心就是了。快走吧，大家都等着呢。”

三个人推着车，加快步伐。围在横幅下的人，几乎全在向白云行注目礼，也许她的外貌太出众了，完全可以和当今中港台影视红星媲美，不但脸蛋长得秀丽，皮肤就像木马山的地瓜又白又嫩，而且身材也比实际年龄十七岁来得丰满，全身的每一个部分都放射出青春的光芒。

和大伙会合后，数个男生干脆双眼紧盯着白云的脸不放，好像她脸上真的有读不完的诗、看不尽的画，她用冷眼扫了一下四周，皱起眉头：“有什么好看的，没见过女人啊！”

“可没见过美女呀！”有人情不自禁地叫起来，引来一阵哄堂大笑。

“十三点兮兮的。”白云得意地咧开嘴，嘴角露出掩不住的笑容，那双颊的酒窝就像两朵微微盛开的小花，新鲜而迷人，可惜只是昙花一现，整个脸庞又变得铁板一样生硬。

一个胖胖的男生控制不住地说：“真是冷美人。”

“好酷啊。”又一个男生脱口而出。

“放屁唱曲子，臭美！”一个女生自言自语，显然是嫉妒的口吻。



眼见起哄的人越来越多，郑志文马上出来解围：“对不起，耽误大家了。”

司徒抬腕看表，立即举起双手挥了挥，像马路上指挥交通的警察，接着说：“同学们，静一静，咱们 21 个人全齐了。都过 12 点啦，大家抓紧时间，跟我走，司机都在外面等急了……”

肥胖而又结实的洋人司机，驾驶着满载师生生的大客车，一支烟的工夫，就开出了道路错综复杂的机场区，爬上高速公路，向市区进发。看得出来，近日才下过一场大雪，路两旁有些建筑物上还积着雪，路上像洒满了薄薄的冰，可能是白天融雪到了寒夜又重新冻结起来的缘故，汽车辗过坚硬的公路上，发出一阵又一阵铿锵有力的金属般声音。

在这滴水成冰的深夜里，就连月亮和星星也怕冷，都躲到黑漆漆的天幕里取暖了，好在有朦朦胧胧的路灯，不至于使人感到身处黑压压的大锅盖内。车外北风呼啸，车内一片春意盎然，大家三三两两地交头接耳，好不热闹。高傲的白芸懒得理别人，一上车就挂上了耳机，陶醉在 CD 的旋律中。

司徒佩珍站到车的前端，背对司机，面朝众人，用微型麦克风和同学们交待起学校的安排，根据她事先和各人的伊妹儿沟通，这 21 个同学分散在城内四个地方居住，现在就分四批送他们，她分批点了各人的姓名，并请他们作自我介绍，趁机让各人相互熟悉。根据司徒的宣布，白芸、郑志文和来自广州的冯家丽、东北人夏小松、北京人马涛，以及来自杭州的陶迪生等六人，住在城北的百老汇街。

这时，白芸突然摇头晃脑起来，嘴里情不自禁地吐出歌词：“……整个世界突然一起天黑，爱在眼前无声崩溃，摔成粉碎，我闭上眼睛就是天黑，一种撕裂的感觉……”

坐在白芸旁边的郑志文再也按捺不住，一把拉开她的耳机，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，惊愕得差点儿从座位上跳起来。还没等她完全反应过来，前排胖胖的马涛突然回过头，一口京片子腔调说：



小留学生泪洒异国

“怎么不唱下去？多好听的《天黑》啊。”

“管你屁事！”白芸瞪大眼，朝马涛破口大骂，谁叫他硬往枪口上撞。

“真是个野蛮女友！你不唱，我来。”不识趣的马涛回过头，自我陶醉地唱起来：“嘴里泛着血腥滋味，多么伤的离别，我承认我最害怕天黑，梦被掏空的错觉……”

白芸瞄了一眼郑志文，漫不经心地说：“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”

“还要我说？你自己听就算了，唱什么唱啊，你以为全世界的人都像你啊，这么喜欢阿杜？”他边说边指着CD随身听。

“这是我的自由，你管得着吗？”她拉长着脸，不买账地说。

“我的姑奶奶啊，这可是公共场所。”他指着她的鼻子。

“大惊小怪的，我还以为翻车了呢。”她边说边戴回耳机，摇头晃脑起来，一副不屑一顾的样子。

“狗嘴里吐不出象牙。”他狠狠地瞪大眼睛，自言自语，但她已听不到。

满脸疲倦的司徒又从座位上站起来，推了推鼻梁上的眼镜，环视同学们说：“有一件事和你们打一声招呼，因为你们是冬季班最后一批报到的，为赶时间开学，明天下午就要参加英文评级考试。喔！现在是凌晨了，应该说今天下午三点就要到学校，到时，会有校车去接你们的。”

“什么英文考试？”有两三个同学异口同声地叫起来。

马涛理直气壮地说：“不是讲好无需入学考试、无需语言成绩的吗？”

“对啊，广告上都这么写的，我都带着呢。”脸庞轮廓分明的夏小松说。

司徒纳闷地问大家：“中介公司真的没和你们讲吗？”

下面一片倒地摇头，司徒感到万分惊讶。她干脆叫大家举手点数，最终21个人中间，只有三个人知道有英文考试这回事，她只好不停地摇头，情不自禁地说：“中介公司怎么搞的？跟他们讲了



好几次了，一定要交待清楚，瞒天过海行不通的。”

“那些中介啊，都是骗子！”一个戴眼镜的同学气愤地说。

司徒竭力控制自己的情绪，慢慢地说：“有些中介确实有问题，但也不能一棍打一船啊。”

戴眼镜的同学继续发牢骚：“不是吗？不交流不知道，一交流吓一跳，同样一家中介公司，收了我三万多手续费，收别人两万都没到，相差也太大了吧，够黑的！”

“看样子，真像报纸上披露的，那些中介啊不择手段，把咱先骗出来再讲。”马涛的话，立刻引起大家议论纷纷，有赞有弹的，但大部分人对中介评价并不高。

司徒提高嗓门说：“不管怎样，我们还是按照本院的惯例，进行英文评级考试。英文基础太差的话，根本没办法上专业课，一定要补习的。”

“老师，时差还没适应过来呢！”坐在中间的一个男生，举起手央求道。

司徒耐心地说：“80多个同学，等了你们好几天了。两天以后，就要正式开学啦……”

“天啊！我的天啊！”司机突然用英语嚎叫起来，打断了司徒的话。全车的人知道，发生了紧急状况，但不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，个个惊吓得目瞪口呆的。

说时迟，那时快，只见一辆小货车歪歪斜斜地从外道逼向客车，客车内的胖司机急中生智，大力地扭着方向盘朝右边靠。小货车又快速冲向路中央的水泥墩，突然发出一阵巨响，火光闪闪，青烟滚滚。由于路肩上结的冰实在太厚、太滑，客车紧急煞车后惯性起作用，根本无法停稳，在这千钧一发之际，传来震耳欲聋的声音，整辆客车滑入沟道内，顿时，车内乱成一团，哭喊声此起彼伏……

一辆巡逻警车从远处鸣笛而来，两个彪形大汉下车后，马上用对讲机向急救中心求救。话音刚落，枫城警察局直升机已在空中盘



小留学生泪洒异国

旋，飞机强烈的灯光照射着地面，黑夜突然变成了白昼，仿佛拍摄电影的现场，客车内的人影张牙舞爪的，不停地传出撕心裂肺的呻吟声。不一会儿，数辆警车、救护车、消防车呼啸而来，全副武装的消防队员从车上跳下，立即展开了救援工作，手握担架的医护人员来回穿梭，忙个不停。

客车内所有的人被接到附近医院后，马上逐个进行检查，整个急诊室忙得不可开交。左手缠着白纱布的司徒佩珍像热锅上的蚂蚁，在各个病房之间东串西跑，充当翻译角色。她鼻梁上的那副茶色眼镜也挂了彩，镜桥用白胶布黏贴着，显然是在车内撞断的，头发乱成一团，下巴还贴着一小块粉红色的护创膏，整个脸部五颜六色的，有点像卡通片中的人物，显得有些滑稽。

这时，学院院长陈德康夫妇已从家里风尘仆仆地赶到医院。大腹便便的陈院长颇有几分儒商风范，但那光秃秃的前额看上去要比半百之年老了不少，大概是操劳过度的原因；披着褐白混色貂皮大衣的陈太太，带着一副金丝边眼镜，气质高贵而典雅，十有八九出身于名门闺秀，虽然无情的鱼尾纹早已爬上了她的眼角，但风韵犹存，想必年轻时一定是个美人儿。司徒见到他俩，像是久旱逢甘霖，激动的泪水在眼眶内打转。陈院长夫妇是香港移民，而司徒佩珍来自广州，所以他们一见面就习惯地用广东话交谈，司徒含糊不清地说：“真是倒霉，出了这样的事……”

“同学们怎样？”陈院长打断她的话，绷着脸关切地问。

“刚刚和医生谈过，有四个人需要留院治疗，绝大多数只受了一点皮外伤。”司徒慢条斯理地汇报着。

陈院长皱起眉头，问道：“这四个人的伤势如何？”

“司机和一名老同学比较严重，流了不少血，但没有生命危险。两个新同学脚踝骨折，都是男生。”司徒的语速明显加快了。

“有惊无险啊！”陈院长点点头，脸部肌肉总算松弛下来。

斯文的陈太太伸出洁白的双手，握着司徒的一只手，再次凝视她的脸蛋，问长问短起来：“您没事吧，司徒小姐……”



司徒另一只手下意识地摸了摸下巴：“没事，流了一点点血，翻车时碰伤的。倒是吓得可不轻，我怕同学们出大事呀。”

陈太下意识仰视上方，虔诚地说：“真是上帝保佑。”

“辛苦您啦，忙完这阵子，好好放大假。”陈院长以关切的口吻对司徒说，她默默点头。

“先去看看重病号吧。”陈太提议后脱下貂皮大衣，搭在手臂上。

他们在一个病房前驻足停下，胖子司机和一个老生正在里面输血，护士示意他们不要入内打扰。他们马上又走到另一个病房，两个新同学正躺在床上，都是脚踝骨折。司徒为他们相互介绍后，陈院长走到一个病榻旁，抚摸着那个带眼镜同学的肩膀，又朝边床瘦脸蛋同学看了一眼，用浓重的广东口音讲着国语：“让您们受苦了。”

“还好啦。这叫大难不死，必有后福。”带眼镜的同学话一出，顿时调和了病房内紧张的气氛。

“疼吗？”陈太走到瘦脸蛋同学面前，亲切地问。

“骨折而已，我前年打篮球，也发生过一次，个把月就好了。”那同学操着浓重的北方口音。

恰在这时，一个洋人医生和一个女护士走进来，陈院长马上递上名片，用流利的英文和他们沟通，详细询问了司机和学生的病情。医生指出，他俩由于出血过多，必须输血，目前两人的所有指数都正常，进一步情况还得转入住院部观察几天再讲；眼前脚踝骨折的两个同学，白天上完石膏就可以出院了；而其他学生全部完成检查，都是一些皮外伤，随时可以离开医院。

临走前，陈院长又安慰他俩：“放心养伤吧，所有医疗费都由学校出。明天，不，应该说是今天上午，司徒老师会安排车来接你们。”

告别两个同学后，他们三人又来到一个偌大的会客室。近二十个疲惫不堪的同学都坐在里面，三三两两地闲聊着，好几个人脸上



都贴着护创膏，也有几个同学手上裹着白纱布，更有几个踉踉跄跄地倒在一边，似睡非睡，一派刚从战场上惨败而下的景象。陈太太看在眼里，心中一阵难过。

“同学们，陈院长来看望你们了。”司徒的声音惊醒了所有人，室内突然变得鸦雀无声，个个呆呆地向他们三人行注目礼。

“大家受惊了吧，辛苦你们了。”陈院长和蔼可亲地向同学们打着招呼。

“院长好。”有几个同学散漫地叫喊着。

陈院长接着说：“同学们，这次车祸只是个意外，是我们建校20多年来的第一次，希望大家谅解，也希望警方尽快调查清楚，严惩肇事者……”

见学生们有气无力的样子，陈院长抬腕看了看手表，已是凌晨四点多了。这就意味着孩子们从上海登机到现在，已经有20多个小时没睡觉，他们太需要休息了，再不把他们安顿好，或许会出大乱子。他马上咬着太太的耳根嘟囔着，又悄悄和司徒交待了几句。陈太太和司徒几乎同时走向室外，分别掏出手机，一个致电中餐馆叫外卖，另一个致电学校车队派车。她俩先后回到室内，都会意地朝陈院长点了点头。

“同学们，大家一定很累、很饿了吧。半小时左右，中餐馆会送外卖来，先填饱肚子。大概一个小时后，四辆小客车分头送你们到宿舍，好好睡一觉，想办法把时差调整过来……套句大陆以前常说的，身体是革命的本钱。”陈院长最后一句话，引来哄堂大笑，也许是因为这些孩子很少听到这些老掉牙的说法，何况，他的国语中带着浓烈的广东音，有点怪怪的。

懒洋洋的气氛突然有了一些转变，陈院长夫妇、司徒三人打起精神，分头和同学们搭讪，逐个问寒问暖。司徒也趁机拿出住宿资料，分四组和同学们交待清楚。之后，司徒见白芸闷闷不乐的样子，故意来到她面前逗她说话，她依然爱搭不理的，只是点头或摇头，好像嘴被糨糊粘着，动弹不得。



坐在白云旁边的郑志文再也看不下去了，瞪了她一眼，带着埋怨的口气说：“你到底听到没有？司徒老师和你说话呢。”

白云低下头，像一个正在被老师训斥的小学生，硬从牙缝里挤出话来：“都是我不好！要不是找手袋，早到家了，也不会发生车祸……”

“还说这些干吗？既然发生了，也没办法。这叫好事多磨。”司徒打断了白云的话，轻轻拍了拍她的肩膀。

“我看啊，都是你这张乌鸦嘴惹的祸。”郑志文手指白云嘴唇，脱口而出。

司徒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，呆呆地看着他俩，品味着这句话的含义。恰在这时，陈德康院长的手机突然响起来，惊动了所有人。司徒也感到纳闷，半夜三更的谁还会打电话来，肯定是有急事，说不定是警察局。陈院长边接通手机边朝门外走，司徒和陈太都已跟到走廊里。听对话的口气，好像是哪个报社打来的。

眨眼之间，陈院长收起了手机，他摊开双手，无奈地耸耸肩：“哎！做新闻的，无孔不入。《枫城日报》老总打来的，他们已经知道车祸了，还到现场拍了照片，今天见报，但详细情况不清楚。我已答应，下午三点召开记者会。”

“也好，免得那些记者随心所欲，影响学校形象。”司徒插话，一旁的陈太连连点头。

陈院长咬了咬牙，严肃地对司徒说：“网络时代，消息很快会传到中国去，搞不好，会影响以后招生的，一定要好好处理这件事。下午，你和我一起参加记者会，就在学校会议室。”

“最好，叫警察局也来个人，把车祸情况交待清楚。”陈太舔了舔嘴唇，显得非常镇静。

“应该没问题，平时和他们都有来往的。”司徒对陈太点了点头，回答得干净利落。

三人交谈得差不多了，一起回到屋内。陈院长刚想开口，两个送外卖的青年男子找上门来，他们放下大包小包后，陈太接过账





小留学生泪洒异国

单，快速扫了一眼，马上掏出钱包付钱。

陈太指着一大堆快餐，对众人说：“同学们，这鲍鱼鸡丝粥每人一碗，另外还有两大盆广东炒面、北方水饺，自己随便来拿，吃饱为止。”

司徒指了指桌子上的塑料袋，补充说：“这儿有一次性用的碟子、调羹，还有筷子、叉。”

他们三个亲自把一碗碗粥端给每一个人，同学们乐滋滋地迎接着，他们收到的仿佛是一颗温暖的心。顿时，屋内乐开了锅，美食飘香，热气腾腾。

白云吃了一口粥，情不自禁地叫起来：“味道好极了。”

“为雀巢做广告啊。”一直坐在白云后排的“四眼”陶迪生，突然冒出一句。

广州姑娘冯家丽抱不平起来：“确实好吃嘛，飞机上的东西难吃死了。”

此话一出，马上引起极大的共鸣，七嘴八舌地都说飞机上的食物味同嚼蜡，一想起就想呕吐。还有同学干脆说，早知道还不如带几包方便面上飞机……

来自东北的夏小松人长得有模有样的，还有点“花样美男”的气质，但吃相并不好，也许太饿的原因，用不了几分钟，他就消灭掉一碟水饺，又上去取了，还津津乐道地说：“不比咱家乡的差。”

听罢，肥胖的马涛也上去凑热闹，取了一只水饺就往嘴里塞，狼吞虎咽下去后，嬉皮笑脸地模仿白云的口气：“味道好极了！”

他的即兴表演，引来爆豆般的笑声，就连白云也吃吃地笑起来，毫无顾忌。欢乐的气氛在室内继续膨胀，个个脸庞红彤彤的，此处不是春天，胜似春天。

夏小松取了半碟水饺准备下去，又对马涛说：“真有一种回到家的感觉。”

“男子汉，四海为家嘛。枫城学院就是咱们的新家！”马涛突然放下手中的碟子，来了一个大招手，活像一名历史巨人。



看来，马涛确实有两把刷子，他轻描淡写的一举一动，就会引来连珠似的笑声。事实上他也是带点专业水准的，他老爸是导演出身，目下是北京一家影视公司的副总经理，他还在初中的时候就客串过影视配角，但最终，做演员的妈妈死活都不让他在演艺圈发展，再加上他的胖身材，也只好认命了。这回，陈院长也跟着大伙一起笑了，笑得嘴巴咧到耳朵根，满脸的笑肉把双眼挤成了一条缝，这是他今晚露出的第一个笑容，只有老伴最了解爱教如命的夫婿，这个微笑是从他心田里流出来的……

2

冷飕飕的城市从睡梦中醒来，袒露着一条条赤裸裸的胸膛，任由一辆辆汽车辗转而过，一个繁忙的隆冬之晨就这样匆匆开始了。小客车踏着紫色的晨曦，顺利地把六名学生送到百老汇街 88 号，这是一幢旧式三层楼的独立房子，红砖青瓦，还有前庭后院，外表看上去虽然有些陈旧，但屋内也算得上体面。根据司徒佩珍事先和大家的商量，白芸、冯家丽两个女生住三楼，郑志文、夏小松住二楼，马涛和陶迪生住在地下室，一楼是客厅和厨房，洗衣机、烘干机放在地下室的小房间内，这些都是共享的。几个男生分别帮助白芸、冯家丽把行李箱搬到房间，然后安置自己的行李。每层楼面有一个厕所，但洗澡间只有两个，大伙马上达成共识，女生用二楼的洗澡间，其他人则用地下室的那间。各人简单漱洗后，马上取出被子，顾不上再收拾其他任何东西，一头倒在床上，四脚朝天，眨眼间，一个个渐入梦乡……

百年枫城，沿湖而建，纵横 600 多平方公里，共有 200 多万人口，加上周边的卫星城总人口达 500 万之多，算得上北美洲的大城市了。百老汇街位于城北，靠近交通要道皇后街，有闹中取静的特点，方圆一公里之内的房子动辄都是过半个世纪的，有的甚至近百年，从外表上看，年久失修的房子残旧不堪，但都是货真价实的钢